



億子光

香港新人民抗日戰爭史編委會

冀熱辽分會編輯



忆 子 光

王 文 陈大远
管 桦 刘大为 陈大光 等 编

晋察冀人民抗日战争史编委会冀热辽分会编辑室
一九八二年二月·北京

封面题字：肖 克

忆 子 光

（纪念文集）

★

王 文 陈大远 管 桦 刘大为 陈大光 等 编

参加编、校等具体工作的还有

曹岫森、李中实、何晓夏等同志





一九四三年，李子光同志与李楚离、杨大章、舒行、廖峰、王文等同志在冀东。



一九五八年，李子光同志与李运昌等同志在承德果园。



一九六〇年
李子光同志与赵
一民等同志在河
北省庙宫水库检
查工作。



一九六一年，李子
光同志与吕瑛同志在一
起。

目 录

江一真同志在李子光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1)

坚持真理献身革命的英勇战士

..... 李运昌 李楚离 张明远 李一夫 张 达 (5)

忆李子光同志二三事 宋时轮 (15)

怀念勇于实事求是的子光同志

..... 朱子强 翟向东 马艾木 梁双壁 朱克勤 (21)

忆子光 吕 瑛 (30)

子光同志在狱中 王建功 (39)

和子光同志在一起战斗的日子里 王 文 (43)

属牛 管 桦 (52)

回忆子光同志 郝希武 (61)

忆子光同志 李越之 江 东 (70)

深切的怀念 尚 持 (77)

珍贵的友谊 王 森 (82)

我们的好领导 李尚武 林 江 (88)

我心中的丰碑 刘大为 (93)

缅怀李子光同志 任 朴 (123)

忆我们的“老乡长” 陈大光 杨晓峰 (131)

“马踏春风”战旗红 傅 克 (137)

在我的心灵里闪光 陈 平 (143)

子光同志的两件小事 苏 光 (153)

在子光同志亲切教导下 刘向道 (158)

永远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孙世昌 (163)

“油墨事件”和自我批评·····	王雪松	(172)
“欣看雏燕毛羽丰”·····	王新洲	(177)
子光同志，盘山人民怀念你·····	李联英	(189)
在送忠骨去安葬的路上·····	陈洁民	(193)
灿烂的生命·····	管桦	(201)
挽子光同志·····	李运昌	李楚离(204)
水调歌头·····	朱子强	(205)
哭子光·····	陈大远	(206)
悼子光·····	王东宁	(207)
沉冤昭雪慰忠魂·····	郭芳	(208)
搵泪报君看海听·····	赵迪之	阮章竞(209)
盘山扫墓·····	王文	王哲(210)
世见丹心映日红·····	徐志	王维昕(211)
祭盘山·····	凌平	(212)
忆子光同志·····	李越之	(214)
痛怀李子光同志·····	赵衡	(215)
万载忠魂如故·····	高元	(216)
宽仁大度数君贤·····	李光汗	(217)
悼念子光同志·····	连衡	(218)
祭忠魂·····	陈大光	(219)
功成归宿在盘陵·····	杜秋	(221)
沁园春·····	冷楚	(222)
悼念舅舅·····	新秋	新洲(224)
李子光同志遗诗二十首·····		(225)
编后记·····		(248)

江一真同志在李子光同志 追悼会上的悼词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李子光同志。

李子光同志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反革命集团残害致死，终年六十五岁。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又被错误地定为“叛徒”，“自杀”，开除党籍。现在，我代表中共河北省委郑重宣布：为李子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推倒强加给李子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并向李子光同志的家属、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李子光同志是天津市蓟县人，生于一九〇二年。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绥远《西北农业日报》、宁夏《中山日报》党支部书记，冀东抗日联军第十六总队政治部主任，冀东西部地委书记，冀热辽区党委委员，热河省委委员，热河省政府第一副主席，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秘书长，河北省常委，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子光同志入党后，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认真执行党

的正确路线，对敌斗争立场坚定，英勇机智。子光同志于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曾两次被捕，他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里与敌人进行了巧妙的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根本不存在叛变问题。在迁安县委工作期间，他反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撤销了领导职务，在县委被解散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深入农村和矿区，从一点一滴做起，向工农群众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在蓟县、迁西一带秘密发展党员，培养党的干部，积蓄革命力量，坚持革命斗争，为开辟这一地区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抗日时期，子光同志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与其他同志一起，在冀东抗日大暴动时，发动和领导了蓟县、玉田一带的农民武装暴动，积极组织地方武装，配合八路军和其他友军部队解放了蓟县和玉田县城。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这支地方武装力量发展壮大到五千多人，组成冀东抗日联军第十六总队，到平西编入八路军主力部队。然后党又派子光同志重回冀东，当时冀东环境十分恶劣，斗争极其残酷，子光同志不畏艰险，深入群众，恢复发展党组织，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带领群众，同敌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加快了蓟县、遵化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以后，他又和其他同志一起，开辟盘山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帮助组建了抗战有功的八路军第十三团，很快改变了这里的混乱局面；又以盘山为中心，开辟了长城内外的一片游击区。子光同志为发展冀东西部的党和冀热辽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日本投降前夕，子光同志率领部队深入敌后，开辟了热

河南部、西部、北部解放区，参加了解放承德及热河西部的战役。他深入调查研究，及时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扶持生产，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他还十分注意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争取团结蒙族上层人士，为解放冀察热辽地区作出了重大成绩。

建国以后，子光同志很长一段时间在河北省分管农村工作。他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和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他从农民的切身利益考虑问题，善于听取群众的呼声。他多次深入山区进行调查，从发展山区建设出发，提出过许多切合实际的建议，推动了山区的林牧业、多种经营和水土保持工作。他十分关心灾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多次到灾区领导生产自救。他工作一向是任劳任怨，坚决去完成任务。子光同志对河北省的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李子光同志的一生，是英勇奋斗的一生。他在四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表现了具有高尚的品德和革命情操。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他在对敌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不怕艰险和挫折，几十年如一日。他善于把党的任务和政策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密切联系群众。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也能站得住脚，取得群众的信任，受到群众的拥护，团结带领群众把工作开展起来。他胸襟坦荡，光明磊落，立党为公，为人正直，待人宽厚，不夸功，不诿过，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并且经常勉励跟他一起工作的同志，要

比工作，不要比生活待遇。他没有亲生子女，用自己的薪金培养了八、九个亲属晚辈上大学，毕业后都按党的需要走向边疆和农村，没有一个留在自己身边。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虽然年逾花甲，仍毅然接受省委的委托，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孤身去唐山斗争第一线执行任务，一直到被残害致死。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李光子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我们要学习子光同志的高贵品质、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在四化建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原载《河北日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坚持真理献身革命的英勇战士

李运昌 李楚离 张明远 李一夫 张达

历史最无情，恶贯满盈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受到人民严正的审判。亿万人民的多年义愤得以伸张。历史也最公正，在十年内乱中，老反革命分子康生、陈伯达及其追随者们制造的“冀东党”大冤案，曾把李大钊同志创建的具有长期光荣斗争历史的冀东党组织诬蔑成反革命组织。如今，“冀东党”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却是林、江、康、陈自己。我们这些曾在冀东战斗工作多年的同志，是这场浩劫的幸存者，看到了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无不扬眉吐气，感慨万端。我们对“冀东党”冤案中受株连遭迫害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深表同情，更为二千九百多名被迫害致死的英灵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的老战友李子光同志，是冀东党早期的参加者和建设者之一，又是十年内乱中最早的受害者。他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晚年竟被惨害致死，不能亲眼看到做恶者的下场，不能同我们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使我们十分悲痛。

—

子光同志原名贾一中，河北省蓟县西山北头村人。一九

〇二年生，一九二六年入党。除在绥远、宁夏工作过一段外，整个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期间，都在冀东地区担负领导工作，对整个冀东特别是冀东西部地区早期工农运动，党的建设，以及一九三八年抗日武装暴动和西部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坚持，都做出过卓著的贡献。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过热河省政府第一副主席，全国解放后在河北省担任过省委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长、副省长等职务。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做出显著成绩。子光同志四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使他锻炼得机智灵活、坚定勇敢。而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每当革命形势处于严重困难关头或党内路线斗争激烈复杂的关键时刻，他都有明确的见解和勇敢的行动，这对一个共产党员说来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敌人的监狱是冶炼革命者的熔炉。子光同志于一九二八年在北京和一九二九年在绥远两次被捕，他都坚贞不屈，勇敢机智地对敌斗争，使他这个刚入党不久的共产党员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两次被捕出狱，失掉了同党组织的关系之后，他并不因此而消沉、动摇和观望。子光同志一方面积极找党，一方面自觉地按照党的政策结合当地群众斗争要求独立进行革命工作，在敌人面前他永远是一个进攻者。一九三〇年，他从敌人监狱出来之后，在北京找不到党组织，就回到蓟县家乡，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知识分子阶层建立反帝大同盟，在农村建立农民会，领导农民进行反对苛捐杂税和反“旗地变民”的斗争。他当时的说法是：“即使一时找不到组织关

系，工作做出成绩来，党自然会找你来。”由于在蔚县城关大集上搞飞行集会，散发传单遭警察局通缉，在家乡站不住脚了，又只身逃到迁安县。他以教私塾做掩护，继续做革命工作，并很快地和当地党员高继先、韩家尧等同志取得联系。经韩东征等同志的推荐，才与党组织正式接上了关系。

一九三三年，子光同志担任以迁安县为重点的迁遵蓟中心县委书记时，正是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处于敌我斗争形势严重复杂的阶段。在南方苏区，蒋介石正疯狂地进行第三、四次“围剿”，我们党内又陷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之下。当时冀东的形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后，冀东被划为“缓冲区”，陷于半沦亡状态。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各阶层人民抗日救国激情高涨，迫切要求奋起抗战。在子光同志的领导下，迁遵蓟中心县委认真研究分析了当时形势的重大变化，提出采取“联合战线”团结各个阶层共同抗日的主张。作为一个基层县委领导，能够这样的审时度势，提出切合实际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他的胆识和创造性的工作精神。可是，这样正确的意见却遭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压制。一九三三年十月，当时的河北省委强令在迁西发动武装暴动，建立北方苏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子光同志和中心县委领导同志们开了三天三夜的会，一致认为当时根本不具备武装斗争的条件，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条件下，不去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而孤立地硬搞“打土豪分田地”，势必脱离各阶层广大群众，丧失民心。省委代表一再说服子光同志，坚持要中心县委执行发动武装暴动的指示。子光同志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接受这样的

“说服”，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子光同志不考虑个人得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不顾客观条件而硬性搞武装暴动的做法是盲动、蛮干，不但不会成功，必然招致失败。”最后他也没同意发动武装暴动的计划。可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河北省委机关报《火花》发表《再论迁安右派》的文章，给中心县委扣上了“反对保卫苏联、保卫苏区、欢迎红军北上抗日”等大帽子，硬说中心县委提出的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的主张是“投降主义”、“富农路线”。接着就是严厉的组织手段，中心县委被解散，子光同志被指责为“右派”，险些被开除党籍，最后被切断关系（这是地下组织对党员的一种严重的特殊处理）。子光同志被弃置于党组织之外，使他第三次失掉了党的关系。他为坚持真理而蒙受不白之冤，被党组织所遗弃，这个打击是很沉重的。可是子光同志毫不气馁，也不埋怨，他坚信党组织迟早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他还一再鼓励其他受打击的同志说：“总有弄清楚的一天，我们还要照常坚持革命工作。”他自动到金厂峪金矿工人中去做群众工作，还学会了一手淘金技术。

新组成的县委立即组织为数很少的党员和民众会的骨干（总共一百三十多人），强行发动起武装暴动。结果不出子光同志所料，举事三天，就遭到地主武装包围袭击，七十多人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子光同志可敬之处就在于：当受到压力时，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党和民族利益为重，敢于坚持真理；当受到打击时，他不埋怨，不与党离心离德，而是坚信真理必胜，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当暴动失败，

实践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时候，他不因此而矜持骄傲，表白自己如何正确，而是为革命受到损失而痛心，主动站出来，挑起重担，收拾残局。经过他一段苦心经营，受到严重破坏的迁安党组织又逐渐恢复起来了。

二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子光同志被派到蓟县，与王崇实等同志一起积极进行发动武装抗日的准备工作。一九三八年冀东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全民武装抗日大暴动，子光同志等成功地领导了西部地区武装起义，组织了五千余人的抗日队伍，并配合八路军四纵队和东部抗联队伍先后打下蓟县、玉田两座县城。一九三九年以后，在武装暴动基础上，子光同志又同冀东军区副司令员包森同志密切合作，首先创建了盘山抗日根据地，并以盘山为中心迅速向四周扩展，开辟了蓟宝三、蓟平密、蓟遵兴等联合县，打开了冀东西部抗日局面。

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敌人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冀东这块孤悬敌后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摧残。当时由驻热河的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紧密配合，在长城线上制造了东西七百里的“无人区”。在平原地区则遍地挖上“防共沟”，修筑碉堡群，实行封锁分割，重点扫荡，反复剔抉。敌人还普遍建立“反共自卫团”，村村联防，户户连坐，发现我方工作人员，村村鸣锣报警，到处呐喊追赶，千方百计摧毁我基层党组织。蓟县、玉田两县首先被摧垮，切断了东西两部的联系。西部地区就只剩下靠近